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勿以善小而不为：正念与智慧——社会善念与观点采择的链式中介

作者：王伊萌，张敬敏，汪凤炎，许文涛，刘维婷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

什么是“正念去自我中心机制”，是新提出来的，还是前人理论基础，在正文中也没有涉及。摘要陈述中为什么要强调“同时测量”？其中涉及“智慧”、“智慧思维”等核心词汇，请全文进行统一，特定的区分要说明清楚。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我们将对此问题进行逐一回答与修改：

首先，关于什么是“正念的去自我中心机制”：

该概念是基于正念的核心涵义、正念的关键作用机制之一以及前人的理论基础与实证研究进行提炼所得。正念通常指“非批判性和不进行反应地关注当下体验”(Brown & Ryan, 2003; Kabat-Zinn, 1990),其正念、冥想训练可提高个体的“去自我中心”能力(Desbordes et al., 2015), 以及增强个体的旁观者视角省察(Desbordes et al., 2015; Mennin & Fresco, 2013)。同时，正念也会通过在自我与事件、情绪和体验之间建立分离以降低个体的自动化心理反应(Glomb et al., 2011)。以往研究认为，智慧者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能够开放性地、从对方视角或旁观者角度看待问题，较少进行批判，并能够以开放的态度接受他人的价值观和观点 (Glück & Bluck, 2013)，该理念与正念的“去自我中心”机理相兼容。此外，研究中涉及社会善念的概念，该概念的核心观点便是“关注他人可支

配选择的权”(van Doesum et al., 2013), 从对方视角进行善意关注, 也需要个体的“去自我中心化”能力。

基于此, 为明确文章的核心观点, 在摘要部分伊始采用凝练的“正念的去自我核心机制”进行陈述。在正文中没有过多直接陈述此概念, 仅在 1.1 提及正念可通过减少自我中心倾向助个体实现谦虚和自我超越, 但在引言与讨论中多次陈述了相关概念, 如“减少自我关注”、“自我超越”等, 也在研究 3 中提出“观点采择”这一新变量进一步考察正念是否通过增强“旁观者视角”来影响社会善念与智慧。

经审稿人的提醒, 我们在引言部分做了相应的补充见 **1.1 部分的第二段(P2-3)**。

Brown, K. W., & Ryan, R. M. (2003). The benefits of being present: Mindfulness and its role i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822-848.

Desbordes, G., Gard, T., Hoge, E. A., Hölzel, B. K., Kerr, C., Lazar, S. W., et al. (2015). Moving beyond mindfulness: Defining equanimity as an outcome measure in meditation and contemplative research. *Mindfulness*, 6(2), 356- 372.

Glomb, T. M., Duffy, M. K., Bono, J. E., & Yang, T. (2011). Mindfulness at work. In A. Joshi, J. Martocchio, H. Liao (Eds.), *Research in personnel an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Vol. 30:* (pp. 115–157). Bingley, England: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Glück, J., & Bluck, S. (2013). The MORE life experience model: A the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wisdom. In M. Ferrari & N. M. Weststrate (Eds.),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ersonal wisdom* (pp. 75-97). Dordrecht: Springer.

Kabat-Zinn, J. (1990). *Full catastrophe living: Using the wisdom of your mind and body to face stress, pain, and illness*. New York: Delacorte.

Mennin, D. S., & Fresco, D. M. (2013). What, me worry and ruminate about DSM5 and RDoC? The importance of targeting negative 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 *Clinical Psychology: Science and Practice*, 20(3), 258-267.

van Doesum, N. J., van Lange, D. A. W., & van Lange, P. A. M. (2013). Social mindfulness: Skill and will to navigate the social worl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5(1), 86–103.

②摘要陈述中强调“同时测量”是为了说明研究 1 是采用问卷调查进行横断的自评问卷研究, 没有跨时间点测量, 也是为后文进行干预追踪研究做铺垫, 为了避免歧义, 我们删减“同时”, 仅说明横断自评测量, **见 P1 摘要**

③关于“智慧”、“智慧思维”的概念不统一问题: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审查。智

慧与智慧思维在文章中分别代表智慧的“特质性”与“情境/状态性”。结合国内外智慧的理论发展与实证研究，有研究者从情境与特质两个层面对智慧进行解读，提出智慧是一种综合智力、先验知识和经验，并通过生活经验和不断实践获得的综合心理素质，也是良好的行为者通过创造性，并成功地解决问题来实现利他的结果 (Zhang et al., 2022)。而智慧思维是问题解决的思维过程，动态地体现了智慧问题解决能力的特点 (傅绪荣 等, 2021)。为更清楚地展现，我们在 **1.1 部分的第二段加入了相关陈述(见 P2-3)**，在后文的研究中也进行了统一修改。辛苦审稿专家审阅。

傅绪荣, 汪凤炎, 魏新东. (2021). 智慧问题解决能力的结构与测量. *心理研究*, 14(4), 305–314.

Zhang, K., Shi, J., Wang, F., & Ferrari, M. (2022) Wisdom: Meaning, structure, types, arguments, and future concerns. *Current Psychology*, 1–22.

意见 2:

首先对 Z 世代的阐释太多了，且前两段是要说明 Z 世代的典型特点和进行智慧教育的必要性，略显啰唆，建议进行凝练阐述。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接受您的建议并进行了凝练与修改 (**见 P1**)：将第一段进行了凝练，第二段用于说明开展智慧教育的必要性。辛苦您再次审阅，若有不合适指出，请您批评指正。

意见 3:

1.1 部分既阐述了正念与智慧，正念干预可以提升智慧的逻辑，且提到了“正念、智慧皆与道德联系”，建议将此部分放入正念、社会善念、智慧的关系论述中。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接受您的建议，并将其**移至于 1.2.2 的第二段开头(见 P5)**，以此作为承上启下，引出正念、社会善念与智慧三者间的关系陈述。

意见 4:

同时，此部分（1.1）第二段提到了正念的特质和状态，但没有阐述很清楚，这给后面的研究使用特质正念，还是状态正念，带来了很大困扰。建议单独一段讲清楚特质、状态正念的区别。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给了我们很好的行文建议。我们对于 **1.1 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见 P1-2)**：首先，第一段单独陈述正念，以及正念的特质与状态区别；其次，第二段陈述特质与状态层面的智慧，并分别在状态与特质层面对正念与智慧的相关关系进行综述。辛苦您审阅。

意见 5:

而且，1.1 第二段中提到研究使用“短期干预”，但前人研究均是 4 周、18 周，本研究只用了 5 天，这个时间差距有点大，如何解释？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细心审查，针对此问题，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

首先，正念属于一种身心训练的方法，自 20 世纪 90 年代身心训练方法兴起以来，中国便开始研究其影响，如改善情绪、认知表现以及社会行为等,其主要方式为对参与者进行短暂的指导以达预期状态。早期研究通过连续五天的身心训练证明正念在改善中国学生群体的注意力以及自我调节方面有效 (Tang et al., 2007)。正念作为一种身心训练方式，早期研究者提出 8 周/10 周正念训练方式用于慢性疼痛症患者的自我调节临床干预 (Kabat-Zinn, 1982)，后逐渐引入非临床领域用于增强主观幸福感和提高生活质量等(刘斯漫 等，2015)。而自此也同时开始探索不同时长的正念训练，有持续多周的长期训练(如 4 周/7 周/8 周，Hoelzel & Carmody, 2010; Ortner et al., 2007)，也有短期的集中式正念训练 (如 4 天/5 天，Zeidan et al., 2010; Tang et al., 2007)。基于此，研究基于时效性，

采用 5 天的正念干预研究以进行正念训练；

其次，正如审稿专家所言，以往研究采用持续多周的正念训练，其目的是为了通过长期训练培养个体的正念特质，而本研究的目的并非为了训练个体具备正念特质，仅仅用于对正念状态的启动。研究参考 Kiburz 等 (2017)的研究方法采用的重复变换实验设计(如图 1 实验设计流程)对被试在三个时间点进行施测，通过基线测量以及三个时间点的正念差异检验发现，5 天的正念干预确实仅仅存在短期启动了参与者的正念状态，但并不具备长期的维持效果，如 A 组的参与者在经过 5 天干预后的 Time 2 ($M = 2.98$)立即起效（见文中图 3），但在 Time 3 的正念得分 ($M = 2.69$)显著下降，几乎与未干预前 ($M = 2.56$)持平。因此，我们在研究 2 中的主要目的也正是从状态层面探讨正念、社会善念与智慧三者间的关系。

图 1 研究 3 实验设计流程

	Time 1	正念启动 (5Days)	Time 2	正念启动 (5Days)	Time 3
A组	前测	√	中测		后测
B组	前测		中测	√	后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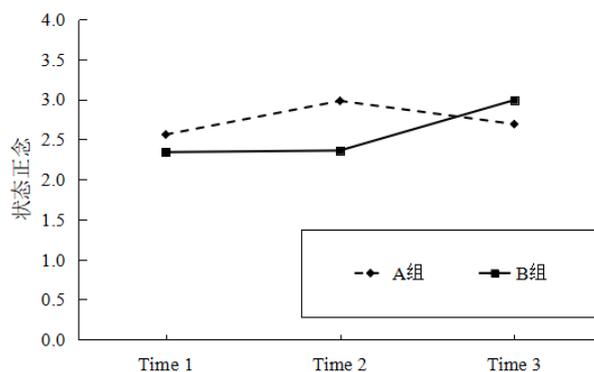


图 3 正念 Time 1~3 变化趋势

Hoelzel, B. K., Carmody, J., Evans, K. C., et al. (2010). Stress reduction correlates with structural changes in the amygdala.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5(1), 11-17.

Ortner, C. N. M., Kilner, S. J., Zelazo, P. D. (2007). Mindfulness meditation and reduced emotional interference on a cognitive task. *Motivation and Emotion*, 31(4), 271-283

Tang, Y. Y., Ma, Y. H., Wang, J. H., Fan, Y. X., Feng, S. G., Lu, Q. L., et al. (2007). Short-term meditation training improves attention and self-regul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4, 17152-17156.

Zeidan, F., Johnson S. K., Diamond, B. J., et al. (2010). Mindfulness meditation improves cognition: Evidence of brief mental training.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9(2), 597-605

刘斯漫, 刘柯廷, 李田田, 卢莉. (2015). 大学生正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情绪调节及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 38(4), 889-895.

意见 6:

有没有前人研究短期正念干预也会影响智慧的呢?

回应:

以往研究大多对正念与智慧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 (e.g., Rakoczy et al., 2017; Tasker & Higgs, 2017; Karunamuni & Weerasekera, 2019), 或利用自陈量表调查研究正念与智慧的相关关系(e.g., Beaumont, 2011; Verhaeghen, 2019)。有少数研究探讨正念干预(4 周、18 周)对智慧的促进作用, 目前并未发现短期正念训练干预智慧。因此, 本研究的研究 2 也属于是一种探索性的研究, 初步了解短期正念干预对智慧的影响, 由此尝试为智慧的正念干预路径提出一种简短且高效的方式, 提高干预效率。

Karunamuni, N., & Weerasekera, R. (2019).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to guide mindfulness meditation: A path to wisdom. *Current psychology*, 38, 627-646.

Rakoczy, H., Wandt, R., Thomas, S., Nowak, J., & Kunzmann, U. (2017). Theory of mind and wisdom: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forms of perspective-taking in late adulthood.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9(1), 6-24.

Tasker, D., & Higgs, J. (2019). Mindfulness and Practical Wisdom. In: Tasker, D., Higgs, L., Loftus, S. (eds) *Community-Based Healthcare: The Search for Mindful Dialogues*. (pp. 187-196). Sense Publishers.

Verhaeghen, P. (2019). The mindfulness manifold: Exploring how self-preoccupation, self-compassion, and self-transcendence translate mindfulness into positive psychological outcomes. *Mindfulness*, 10, 131-145.

意见 7:

1.1 结束之后直接进入 1.3 了? 请认真核实。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 我们仔细核对标题序号(见 P3), 并进行了改正。

意见 8:

1.3 部分的逻辑有待推敲。这里面讲到了小善——大善——共善, 小智慧——大智慧, 两者之间的联系和逻辑是什么? 需要再捋清。

回应:

根据审稿专家的提醒，我们已将 1.3 更正为 1.2，后续回答以 1.2 指称。

1.2 部分主要目的是综述与论证社会善念在正念与智慧间的中介作用，首先以“1.2.1 社会善念与智慧”一节论述“社会善念与智慧”的关系，其次在 1.2.2 综合论述社会善念在正念与智慧间发挥的作用。

在文中提出“社会善念”这一概念，意指个体在人际交往中的善意关注、尊重并保护他人选择需要和权力的倾向 (van Doesum et al., 2013)，国内研究者将其简单定义为“举手之劳”(田一等, 2021)，可代表生活中对站在他人视角，替他人考虑，对他人表现出的简单体贴与礼貌，即为“小善”。以往研究关注道德与智慧，但大多数研究所探讨的道德一般指为人类利益无私奉献，并需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 (Greene, 2013)，智慧也是如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多运用个人智慧来解决日常生活冲突情境或困难问题，而并非常常需要无私奉献，实现共同利益。智慧的情境性与特质性表明智慧如同正念一般，不仅能够在特定情境下展现，也可通过一定的干预手段持续发展，直至达到预期状态 (如培养智慧人格)，具有不同的水平智慧——小/中/大智慧 (汪凤炎, 郑红, 2014)。据此，我们提出代表日常生活中“小善”的社会善念来探讨其与表现于生活并运用于日常问题解决的智慧间关系。同时，正如文中提及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杨天才, 张善文, 2011)，积小善才能成大善，智慧同样理应积小成多，在日常多行善事，自然会有大大的善心发生；日常多利用智慧思维进行决策，也为在需要时践行道德或积极价值观，创造有利于他人甚至他人群体的良好行为结果，乃至实现共同利益，而这便是智慧的最终目标，即达至共善(Common Good) (Sternberg & Glück, 2021)。

我们在文中或未清晰展示此逻辑，已对其重新进行梳理(见 P4)，调整了行为结构，并进行一些修改完善(见 P3-5)，辛苦您审阅，若仍有不足之处，还请您不吝指出。

意见 9:

1.3.2 部分提到了正念包括注意觉知和开放态度两种。但这和特质、状态有什么关

系？因为后面的结果表明，社会善念与状态正念（正念注意觉知）无关，但与特质正念（五因素正念）有关。前面如果不说清楚的话，后面的结果很容易就让人糊涂了。

回应：

同上，该处以 1.2.2 指称 1.3.2。感谢审稿专家为我们指出问题所在，此处确实是我们未梳理清晰，造成您的误解。我将从三个方面进行回应与修改(见 P4-5)：

首先，研究者将状态正念与特质正念统称为正念，状态正念一般指在正念训练或冥想过程中的一种短暂性体验，特质正念指个体的一种持续性能力。而此处主要是综述以往研究中正念与社会善念的相关研究，其中正念觉知量表(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所测得的依然是特质正念。

其次，社会善念 (Social Mindfulness)最先由西方学者提出 (van Doesum et al., 2013)，研究者认为与现代正念 (Mindfulness)普遍的内在意识和内在对话不同，社会善念通过融入对他人需求和利益的善意关注而回归其根源，为了进行区分研究者运用正念觉知量表 (MAAS)进行测量,结果发现正念觉知量表所测得的正念与社会善念无关 ($r = -0.07, p = 0.336$)。最初国内学者将其直译为“社会正念”(窦凯, 2016)，后才改为了“社会善念”(窦凯, 等, 2018)。

再次，从正念的定义发展可知，有研究者将其看作对当前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注意和觉知单一维度构念 (Brown & Ryan, 2004)。也有研究者认为正念是一种多维的特质性构念，包括对当下直接经验的观察、描述、接受、不批判、不反应等维度 (Baer et al., 2006)，正念在最初为心理学所注意便涉及多种心理过程，如有意识地觉察 (On Purpose)、活在当下 (In the Present Moment)及不做判断 (Non-judgement)，经 Kabat-Zinn 等学者(2003)的介绍和科学研究渐渐改良和整合为当代中要的概念和技术之一。因此，本研究并不将单一维度的正念作为变量，而以多维结构的正念作为研究关注变量，该变量主要由五因素正念问卷施测 (Five Facet Mindfulness Questionnaire, FFMQ)

由此，我们向您澄清，本部分综述以往正念与社会善念的关系，但仅发现研究者利用 MAAS 测得的正念与社会善念无关。根据正念的多维结构，我们在研究 1 中首先重复验证以往研究，利用 MAAS 对正念进行施测的研究，再次利用 FFMQ 对参与者的特质正念进行施测，以验证研究假设，即正念并不单单指注意觉知，而是包含多种成分的多维构念，并与社会善念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但我们可能在文章中阐述的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悉心听取您的建议，在 1.2.2(P4)部分进行了修改，请您审阅。

窦凯. (2016). *感知社会正念: 有效促进合作行为的心理机制* (博士学位论文). 暨南大学

窦凯, 刘耀中, 王玉洁, 聂衍刚. (2018). “乐”于合作: 感知社会善念诱导合作行为的情绪机制. *心理学报*, 50(1), 101–114.

Baer, R. A., Smith, G. T., Hopkins, J., Krietemeyer, J., & Toney, L. (2006). Using Self-Report Assessment Methods to Explore Facets of Mindfulness. *Assessment*, 13(1), 27–45.

Brown, K. W., & Ryan, R. M. (2004). Perils and promise in defining and measuring mindfulness: Observations from experience. *Clinical Psychology: Science and Practice*, 11, 242–248.

Kabat-Zinn, J. (2003). 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s in contex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linical Psychology: Science and Practice*, 10, 144–156.

van Doesum, N. J., van Lange, D. A. W., & van Lange, P. A. M. (2013). Social mindfulness: Skill and will to navigate the social worl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5(1), 86–103.

意见 10:

1.4 部分第二大段的逻辑是什么？读起来很费劲，是说明中国人的关系阻碍了观点采择，这和观点采择串联了正念和社会善念，乃至智慧有何关系呢？建议此部分重写。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我们对此部分进行了重写，**后以 1.3 指称 1.4(见 P6)**。本部分我们主要的中心思想主要为：

中国传统智慧主张“当局称迷，傍（旁）观见审”（《旧唐书·元行冲传》），与西方所罗门悖论中所声明的“个体对于他人所遇到的困境可以给出明智的建议，但却无法智慧地处理自身所遇到的困境”相契合，论证“旁观者视角”对于智慧决策的重要性。而观点

采择(perspective-taking)正强调个体能够从他人视角或他人所处情境出发，想象或推测他人观点与态度的能力 (Galinsky et al., 2008)。同时，我们在前文综述中提及，正念的核心作用之一便是通过“去自我中心”，增强其旁观者视角省察能力 (Desbordes et al., 2015)，由此正念或能够以此作用机制培养个体的观点采择能力。再者，上文中提及的“社会善念”也需要个体能够在人际交往中善意地关注、尊重和满足他人自主性需要的行为，其中个体能推测自己与他人的心理状态是表达社会善念的前提，而观点采择 (perspective taking) 正是使个体从他人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和决策，与社会善念呈显著正相关 (van Doesum et al.,2013)。据此我们认为，观点采择与社会善念在正念影响智慧间同时起作用，并可能形成链式中介模型。

刘昉(后晋). (1975). *旧唐书*. 北京: 中华书局

Desbordes, G., Gard, T., Hoge, E. A., Hölzel, B. K., Kerr, C., Lazar, S. W., et al. (2015). Moving beyond mindfulness: Defining equanimity as an outcome measure in meditation and contemplative research. *Mindfulness*, 6(2), 356-372.

Galinsky, A. D., Maddux, W., Gilin, D., & White, J. B. (2008). Why it pays to get inside the head of your opponent: The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perspective taking and empathy in strategic interaction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4), 378-384.

van Doesum, N. J., van Lange, D. A. W., & van Lange, P. A. M. (2013). Social mindfulness: Skill and will to navigate the social worl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5(1), 86-103.

我们在该部分确实未能很好地陈述上述逻辑，对此我们接受您的批评与建议，虽 1.3 部分进行了重新思考与撰写(见 P6)，请您审阅。

意见 11:

研究 1、2、3 的逻辑层次是横断、追踪、实验研究，这是研究方法分类，应该侧重于研究问题。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细心审查，我们的研究 1 为横断的自评问卷研究，研究 2 为正念干预的追踪研究，研究 3 为社会善念的操纵实验研究。

研究 1 旨在说明特质层面的正念、社会善念与智慧三者间关系。

研究 2 进行正念干预操纵，目的有 2：（1）检验正念对社会善念、智慧的因果关系；（2）验证状态层面社会善念是否依然在正念影响智慧间起中介作用。

研究 3 对中介变量进行操纵，目的有 3：（1）再次验证其中介模型的稳健；（2）检验中介变量(社会善念)对因变量(智慧)的因果关系；（3）同时提出并验证新问题，即观点采择与社会善念的链式中介。

基于此，我们听取您的建议，对每个研究的标题进行修改(见 P10、P18)，以表明侧重于研究问题所进行的研究逻辑。请您审阅。

意见 12：

研究 1 是特质层面，社会善念为正念和智慧的中介；研究 2 是状态层面，社会善念为正念和智慧的中介；但研究 3 使用了特质正念，状态社会善念，以及特质智慧，通过实验操控探索观点采择和 somi 的链式中介，这个研究逻辑就有点乱了。从大的逻辑角度，为何在研究 3 上一会是特质的，一会是状态的呢？怎么解释？是单纯为了利用状态社会善念方便实验操纵？为什么不用特质社会善念，完整考查特质层面的关系呢？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细心审阅。

首先，文章研究 1、2 为特质层和状态层的研究，皆说明社会善念在正念与智慧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其次，研究 2 利用正念干预，即对自变量进行干预，其研究目的有 2：一是从状态层面验证社会善念在正念与智慧间的中介作用；二是通过干预研究说明正念干预对社会善念、智慧的预测作用，因研究 1 采用横断问卷无法验证因果关系。

再次，研究 2 利用正念干预验证了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因果效应，但无法说明中介变量(社会善念)与因变量(智慧)的因果关联，因此研究 3 进一步对社会善念进行实验操

纵。

另外，研究3也是为了进一步验证中介作用的稳健性，采用实验操纵法来控制中介变量，为社会善念在自变量(正念)对因变量(智慧)的正向效应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提供间接证据，如果社会善念作为中介变量的假设成立，那么可以推论，当中介变量被控制后，自变量(正念)对因变量(智慧)的正向效应将显著减弱，此处借鉴葛泉语和侯玉波(2021)的研究方法。我们将在文中进行标注引用(见 P18)。

另外，关于“为何在研究3上一会是特质的，一会是状态的呢”问题，我们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回答：其一，研究3是对研究2的进一步推进，研究2进行了短期的正念干预，有助于厘清因果关系，但由于并未真正从日常人际互动中验证社会善念的中介假设，因此研究3利用改编 SoMi 范式在模拟真实选择情境中操纵被试的社会善念高低，以进一步验证社会善念的中介假设；其二，SoMi 范式原本的目的是为了测量状态社会善念，但在研究3中单改编为了操纵高、低社会善念的实验范式，并利用特质社会善念自陈量表进行施测。因在社会善念的研究中，其测量方式仅有两种：SoMi 范式与特质社会善念自陈量表，也为了方便进行操纵检验(见 4.3.1, P19)，利用高低组的特质社会善念得分差异检验以及慈善捐赠金额差异共同检验社会善念的操纵效果，且证明其操纵有效。

综上，研究3的目的是进一步考察社会善念与智慧的因果关系，并对中介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因此利用 SoMi 范式进行社会善念操纵，利用特质社会善念自陈量表进行施测，在斟酌之下，为保持一致，研究3中的正念、智慧皆采用的特质性自陈量表，但我们可能在此没有在文章中陈述清楚，造成您的误解，我们已在 **4.1 研究目的(P18)** 进行修改，请您审查。

葛泉语, 侯玉波. (2021). 君子不忧不惧:君子人格与心理健康——自我控制与真实性的链式中介. *心理学报*,

意见 13:

从小的操作角度，研究 3 是不是也可以拆分成 2 个，一个全部是状态层面——状态正念、状态社会善念和状态智慧，通过实验操纵探究观点采择和社会善念的链式中介；另一个是全部特质层面，特质正念、特质社会善念和特质智慧，通过问卷调查探究观点采择和社会善念的链式中介。请做出合理解释，以使研究逻辑更顺畅。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

从操作角度讲，您所提及的分别从状态、特质两个层面进行实验操纵或完全使用问卷调查来探究观点采择和社会善念的链式中介是非常完整与清晰的逻辑，我们也非常赞同您的观点。

但是我们在此次研究中其实也属于一次探索性的研究，社会善念在国内的研究兴起于近几年，与智慧的相关研究更是较少，可能还并未进行相关研究。故我们也是在研究中逐渐挖掘其与智慧相关的潜在因素，即在进行研究 3 的社会善念操纵的预备工作中，发现观点采择表现于社会善念的第一阶段，可作为其前因变量，因此在研究 3 中对观点采择这一变量进行施测，确实验证了这一假设。也为我们未来进行更深的探索奠定基础。

因此，当前的研究 3 仍然回到了特质层面，仅对作为中介变量的社会善念进行操纵，以进一步验证社会善念的中介假设及其因果关联，同时为后续研究提出新问题与展望，我们在局限处对此处进行说明(见 P26)。

意见 14:

具体来说：研究 1a 的意义是什么？仅为了重复验证。建议研究 1a 和 1b 合并为一个研究，在探寻社会善念中介作用的同时，就把重复验证做了。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研究 1a 的目的有二：其一，重复验证以往的研究结果，即社会善念与正念有所区别；其二，引出本研究所采用的五因素正念。因以往研究为了区分正念与社会善念的区别，利用正念觉知量表(MAAS)对参与者的正念水平进行施测，以与社会善念进行相关分析。然而正念实际是一种包含多种成分的构念，若仅将其作为注意觉知的单一维度构念，或产生混淆、不准确的结果。

而五因素正念包括但不限于注意觉知维度，因此为了避免五因素正念问卷(FFMQ)与正念觉知量表(MAAS)出现相同含义的题项影响实测结果，我们在研究 1 招募两个独立样本分别进行施测，因此区分了研究 1a 与研究 1b。

可能在最开始的文献综述部分我们并未将正念陈述清楚，造成了您的误解。在您前述的意见中，我们已对其进行了修正(见 P1、4)，请您审阅。

意见 15：

另外，2.1.1 的研究目的写错了，研究 1a 没有探索“社会善念是否在正念与智慧间起中介作用”。研究 1b 题目为何是“五因素正念的作用”，这里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善念在正念与智慧间起中介作用”。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

研究 1a 根据研究假设本想探索社会善念在正念与智慧间的中介，但三者间并无两两相关的关系，故不构成中介的前提假设。经您提醒，我们在 2.1.1 的研究目的处进行了修改，并在研究 1b 中简单对研究 1a 进行总结，承上启下引出研究 1b 的研究目的。辛苦您审阅。

研究 1b 为了与研究 1a 保持一致，我们根据您的建议，结合研究 1a，将其修改为“五因素正念、社会善念与智慧关系研究”(见 P7)，在研究 1 的大标题表明了研究核心为“社

会善念在正念与智慧间的中介作用”，请您审阅。

意见 16:

2.2.2 研究方法中被试同研究 1a，是进行 gpower 同研究 1a？还是招募被试同研究 1a，没写清楚。研究工具五因素正念量表(FFMQ)，是测特质正念的，为什么？有前人文献支持吗？

回应:

2.2.2 中是 Gpower 计算同研究 1a，很抱歉此处我们未写清楚，已进行修改，请您审阅 (见 P8)。

五因素正念量表(FFMQ)可用于测量特质正念，正如我们文章前言所述，从特质层面来说，有研究者将其看作对当前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注意和觉知单一维度构念 (Brown & Ryan, 2004)。也有研究者认为正念是一种多维的特质性构念，包括对当下直接经验的观察、描述、接受、不批判、不反应等维度 (Baer et al., 2006)，基于两种定义，研究者分别开发了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与五因素正念量表(FFMQ)。

以往相关研究也将 FFMQ 作为特质正念的测量，以探讨与智慧间的关系，我们在文中也有引用，如：

Verhaeghen, P. (2019). The mindfulness manifold: Exploring how self-preoccupation, self-compassion, and self-transcendence translate mindfulness into positive psychological outcomes. *Mindfulness*, 10, 131–145.

Baer, R. A., Smith, G. T., Hopkins, J., Krietemeyer, J., & Toney, L. (2006). Using Self-Report Assessment Methods to Explore Facets of Mindfulness. *Assessment*, 13(1), 27–45.

Brown, K. W., & Ryan, R. M. (2004). Perils and promise in defining and measuring mindfulness: Observations from experience. *Clinical Psychology: Science and Practice*, 11, 242–248.

意见 17:

2.2.3 研究结果的表 2 看不出“除正念的不判断维度与智慧负向相关，其余维度皆与智慧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r = 0.19\sim 0.46, p < 0.001$)”

回应:

感谢您的提醒，我们对表格进行了补充与完善，**见表 2(P9)**

意见 18:

研究 2 核心目的也不是探究正念的动态追踪评估作用，而是“状态层面社会善念在正念和智慧之间的中介作用——基于动态追踪”。

回应:

感谢您指出问题，我们已在原文进行修改，请您审阅(见 P12)。基于重复变化设计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正念干预效果的稳健性(Kiburz et al., 2017)。因此，研究 2 的主要目的也是基于正念干预为自变量，探讨状态层面社会善念在正念与智慧间的中介效应。我们将标题调整为“状态层面社会善念在正念和智慧之间的中介作用——基于正念干预的动态追踪”。

Kiburz, K. M., Allen, T. D., & French, K. A. (2017).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mindfulness: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 brief training intervention.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8(7), 1016–1037.

意见 19:

状态社会善念的指导语中不是“搭档”，而是“另一人”，如果指导语写“搭档”的话，社会距离就近了，原文是“另一个人”。另外，一般采用总值/12，作为社会善念分值。

回应:

感谢您的细心审阅。

此处我们在研究中确实有所忽略，我们对原研究材料进行了仔细审核，发现我们所使用的指导语原文是：“本部分为双人决策任务，系统为您随机分配了一位决策伙伴，您二人将先后对所呈现的物品进行选择”，在整个研究中指导语是保持一致的，故相对于所有被试来说，若指导语造成的社会距离的偏颇，应属于面对所有被试的系统性误差，应不影响最终的实验结果信度。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将遵循原文进行进一步验证。

关于社会善念的计分，我们重新进行了计算，并在文中将其进行订正，**见表 3、表**

4、表7。除社会善念的平均数、标准差外，其余结果无变化。辛苦您审阅。

意见 20:

3.3.3 中 HLM 模型，为何不纳入“社会阶层”变量？

回应:

感谢您的提醒，我们将性别、年龄、社会阶层都纳入了 HLM 模型，重新进行了分析(见 P13-15)，已在原文出订正，辛苦您审阅。

意见 21:

研究 3 核心目的也不是社会善念的情境操纵研究，而是“探索观点采择和社会善念在正念和智慧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仔细审阅，我们已对其进行修改(见 P21)。见原文。

意见 22:

4.2.2“人际反应指数的观点采择”需要说明清楚几点量表，计分方式等。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我们已在原文处进行补充，辛苦您审阅(见 P22)。

采用人际反应指数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 的观点采择分量表测量被试的观点采择 (戎幸 等, 2010)，共 6 个题项，要求被试进行 5 点 Likert 评分，从“1”~“5”代表被试在各种情况下的想法和感受进行“非常不符合”~“非常符合”的评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α 值分别 0.92。

意见 23:

4.3 研究结果部分，因为此部分涉及的方程模型关系稍微复杂，建议将涉及的几种方程模型在分析之前呈现出来，并将链式中介的各种间接效应及相对中介效应占比完整呈现，已表明各个路径上的效应程度。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仔细审阅与建议。

4.3 结果部分涉及了两种方程模型，一是正念→社会善念→智慧的简单中介；二是

正念→观点采择→社会善念→智慧的链式中介。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做了两处修改：

(1) 在文章最开始的研究假设部分加入模型假设(见图1图2)，以便读者在分析前理清模型建构；(2) 我们在模型图中标注了直接效应、总效应，以便直接明了呈现中介效应。

文中借鉴 Park(2020)与王艳(2022)等人的数据分析方法，不仅利用 model 4 和 model 6 直接进行简单中介和链式中介分析，进一步采用调节方式再次验证中介，也即是验证中介的稳健性，因此可能涉及的路径似乎较为繁杂，但调节效应仅作论证，主要以文中呈现的中介模型为主要结论，我们在此前可能在书写时未整理好，现已做了微调，请您审阅。

根据您的建议的“将链式中介的各种间接效应及相对中介效应占比完整呈现，以表明各个路径上的效应程度”，我们已进行增补，见表 8(见 P24)。

表 8 观点采择与社会善念在正念对智慧中的链式中介作用(研究 3)

中介路径	间接效应	Boot 标准误	95% 置信区间	相对中介效应
总间接效应	0.25	0.03	[0.20,0.31]	
正念→观点采择→智慧	0.05	0.01	[0.03,0.08]	21.16%
正念→社会善念→智慧	0.07	0.02	[0.03,0.12]	29.43%
正念→观点采择→社会善念→智慧	0.13	0.02	[0.09,0.16]	49.41%

意见 24:

讨论不是文献综述的补充，需要结合研究结果与前人的研究进行比照，同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启示，5.1 部分过多引用前人文献，只在第二段提到本文研究设计和启示，建议进行融合阐述。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我们对该部分重新进行了撰写，并基于意见 25、26，增补了理论贡献与特质与状态层面的讨论(见 P25-28)，请您审阅。

意见 25:

5.2 和 5.3 的讨论过于割裂，正念通过观点采择进而影响社会善念，最终提升智慧的深层次逻辑是什么？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审阅。

5.2 与 5.3 部分我们重新进行了撰写(见 P26-28)。其中 5.2 主要从特质、状态两个层面讨论社会善念在正念影响智慧间的中介作用；5.3 针对研究 3 进一步讨论观点采择、社会善念在正念影响智慧间的链式中介作用。该逻辑顺应研究逻辑，并层层递进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其深层次逻辑我们简单陈述如下：

关于正念通过观点采择进而影响社会善念，最终提升智慧的深层次逻辑，主要基于以往研究对“自我抽离视角与智慧”关系的研究发现。具体来说，西方智慧心理学领域学者最初验证过了所罗门悖论，即相对于自我的冲突困境，个体更能够对他人的冲突困境做出明智的推理与决策(Grossmann & Kross, 2014)，也即表现出“自我-他人”的智慧不对称性。该现象在中国文化中类似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传统智慧，其中国内学者利用“自我-他人决策”研究对其进行验证(刘翠翠 等, 2016)，说明为他人提建议或代他人决策确实比自我决策表现出更多的理性。由此，研究者认为提升智慧的核心机制为利用“自我抽离视角”或“旁观者视角”把握事件全局的能力，即观点采择能力(Walsh, 2015)。而观点采择正是社会善念的第一阶段，个体在进行社会善念选择时，首先便需要识别他人想法(van Doesum et al., 2013)，为“观点采择-社会善念”的路径提供依据。此外，道德（善良动机）与智慧密不可分 (Baltes & Staudinger, 2000)，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善良动机个体最有可能具备最小化的自我关注(Huta & Ryan, 2010)，能够在经历艰难的生活困境后表现出更大的成长与洞察力。因此，在正念通过增强个体观点采择能力影

响其在社会或人际互动中表达善意，实现人际和谐的同时，也助于个体考量多方观点与利益，做出平衡多方利益的决策，这也是运用智慧实现共善的最终目标（Sternberg & Glück, 2021）。

根据该逻辑，我们在 5.3 部分进行了增补(见 P28)，请您审阅，若有需完善或补充支持，请您指出。

刘翠翠, 陈彬, 刘磊鑫, 原献学, 汪祚军. (2013).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自我-他人决策的理性差异及其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21(5), 879–885

Baltes, P. B., & Staudinger, U. M. (2000). Wisdom: A metaheuristic (pragmatic) to orchestrate mind and virtue toward excell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 122–136.

Grossmann, I., & Kross, E. (2014). Exploring “Solomon’s paradox”: Self-distancing eliminates the self-other asymmetry in wise reasoning about close relations in younger and older adult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 1571–1580.

Huta, V., & Ryan, R. M. (2010). Pursuing Pleasure or Virtue: The Differential and Overlapping Well-Being Benefits of Hedonic and Eudaimonic Motive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1(6), 735–762.

Sternberg, R. J., & Glück, J. (2021). *Wisdom: The psychology of wise thoughts, words, and de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an Doesum, N. J., van Lange, D. A. W., & van Lange, P. A. M. (2013). Social mindfulness: Skill and will to navigate the social worl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5(1), 86–103.

Walsh, R. (2015). What is wisdom? Cross-cultural and cross-disciplinary synthese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9(3), 278–293.

意见 26:

除了当前的分部分阐述外，需要对这个最终机制进行理论提升，以增加文章的理论贡献。且需要查找一些前人理论文献，有何理论模型支持或者间接支持这个机制。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您的建议对于本文的理论提升有着很好的参考，我们将在讨论部分的 5.1、5.2 以及 5.3 部分都增加了理论贡献的陈述，位于每一部分的起始(见 P25-28)：先进行理论贡献的说明，再结合研究结果与前人的研究进行比照，同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启示。辛苦

您审阅。

意见 27:

此外，建议增补关于特质层面和状态层面的讨论，这个问题在整篇文章中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请仔细考虑。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在讨论部分增补了特质、状态层面的讨论(见 P25-28)，并与您关于讨论部分的其他建议，进行了融合修整与完善，请您审阅。

意见 28:

关于局限和展望。还有一条，除了观点采择外，移情关怀，共情等因素，也是未来机制探究研究的议题。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我们已在局限和展望部分进行增补(见 P29)。

意见 29:

最后要补上结论这一部分，以明确本文的核心观点。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我们已增补了结论部分(见 P29-30)。

意见 30:

此外还有较多的文章细节问题或错误。例如，图 1 和图 6 上面应该是验证 H3，而不是 H4。图 2 标题是“范式”，而不是“方式”。被试部分有的写 M 和 SD，有的写 Mage，SDage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细心检查，此处我们已修改，请您审阅。另外，图 1 和 6 调整为图 3 和图 9(见 P12、21)。图 2 当前为图 5(见 P14)。被试部分已统一为：Mage，SDage，辛苦您审查。

意见 31:

还有一些表、图还有正文中的小数数位的规范问题。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根据学报的要求:统计值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字（显著性 p 可保留 3 位，有特殊要求的可保留多位），在本文中除部分 p 值外，我们将其统一保留 2 位小数，请您审阅。

意见 32:

此外，英文摘要中存在很多不规范的英文表达。请找英文专业的朋友进行校对帮助。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批评与建议。我们已邀请英专研究生以及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外朋友进行校对，最终修改版如下，请您审阅。

Mindfulness has roots in Eastern Buddhism, and it is usually defined to include bringing one's complete attention to the experiences occurring in the present moment, in a nonjudgmental or accepting way. The aims of mindfulness intervention are first used to understand current experiences and then gradually used to develop self-awareness and wisdom. Moreover, following Buddhist ethics, mindfulness predicts wisdom, which is linked to an emphasis on the individualizing moral foundations of care, empathy, benevolence, etc. Social mindfulness, as good quality and state behavior of mindful attention to others, may potentially affect the influence of mindfulness on wisdom, mainly by providing an indirect way to promote the common good. Moreover, social mindfulness is minding the needs and interests of others in a way that honors the idea that most people like to choose for themselves. Building on this statement, we reason that the skill to process other people's perspectives may lay down the affordance for social mindfulness. Therefore, based on these proposit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hypothesis that mindfulness positively affects wisdom, in which perspective-taking and social mindfulness mediate.

Across three studies, we examine the above hypothesis. Study 1 ($N = 322$) adopted the self-rated wisdom, mindfulness, and social mindfulness questionnaires to investigate the links between trait mindfulness, wisdom, and social mindfulness in two independent samples. In study 2 ($N = 80$), data on state mindfulness, social mindfulness, and wisdom were collected at three points using switching replications experimental design, which further examined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mindfulness on the link between mindfulness and wisdom from the state level. Study 3 ($N = 412$) involved manipulating social mindfulness using the scenario simulation method and considering

the role of perspective-taking, which in this case, demonstrated the influence of mindfulness on wisdom through perspective-taking and social mindfulness.

Results showed no correlation between mindful awareness, wisdom, and social mindfulness. Only when multi-dimensional mindfulness with both awareness and acceptance mechanism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creased social mindfulness and wisdom, verify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mindfulness. Mindfulness intervention could effectively initiate state mindfulness and simultaneously improve social mindfulness and wisdom during a short period. Manipulated social mindfulness enhanced the positive predicted effect of mindfulness on wisdom and verifi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mindfulness again. The article also provided evidence abou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rspective-taking and social mindfulness. Simply put, individuals with mindfulness were likelier to show benign attention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through perspective-taking, thus constructing the practical path to wisdom.

In sum, our theoretical model aims to complement and enrich the burgeoning mindfulness, wisdom, and morality literature. In studies 1 and 2, we replicated the standard finding (trait and state level) that mindfulness triggers wisdom and further explored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mindfulness, social mindfulness, and wisdom. Importantl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improving individuals' wisdom. In a word, mindfulness positively influences wisdom through perspective-taking and social mindfulness, suggesting an indirect pathway from mindfulness to wisdom.

.....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

个别地方需要讨论或补充, 包括:

1) 1a 和 1b 相关的数据的差异原因; 2) 如何启动正念。

回应:

1) 1a 和 1b 相关的数据的差异原因;

答: 感谢审稿专家的仔细审查。根据您的提醒, 我们进一步两处的相关系数进行了检验分析。

首先, 控制了正念以及其他人口学变量后进行社会善念与智慧的偏相关零阶相关分析, 相关系数分别成为了: 0.33、0.76

其次, 为了检验两个相关系数是否存在差异, 我们再次对两个样本的相关系数进行 Z 检验, 步骤如下:

①对相关系数 r_1 和 r_2 进行费雪变换 (Fisher's z transformation) 得 z_1 和 z_2 , 使之近似满足正态分布 :

②构造变量 $z=z_1-z_2$, 满足标准差 σ 为根号下 $[1/(N_1-3)+1/(N_2-3)]$, 其中 N_1 和 N_2 分别为两个样本集的大小 (推导原理可以根据正态分布性质以及费雪变换性质得来)

③建立假设 : H_0 : 变量 z 的总体均值 $\mu = 0$; H_1 : $\mu \neq 0$

④确定显著水平 : $\alpha = 0.05$

⑤计算统计量 : 绝对值 $(z-0)/\sigma$

⑥查询临界值表

以此 , 确实发现在研究 1b 中社会善念与智慧的相关要显著大于研究 1a , 再仔细斟酌后 , 我们认为造成差异的原因如下 :

①样本来源 : 研究 1a 样本通过腾讯问卷的样本服务收集 , 其来自于各行各业或学生群体 ; 而研究 1b 的样本在安徽高校大学生群体进行招募 , 主要为学生群体。故其变量间相关或许会有所差异 , 但其相关方向皆为正相关 , 且具有显著性。

②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 : 社会善念与智慧皆属于多维的复杂概念 , 我们虽然利用零阶相关控制了正念的影响 , 但仍可能存在其他额外变量的影响而造成有差异的结果 , 如群体特征、共情、观点采择等。这也是我们在研究 3 部分纳入新的中介变量进行分析的原因所在。

③研究 3 与研究 1 采用了同样的测量表 , 在控制了正念及人口学变量后 , 社会善念与智慧的零阶相关为 $r = 0.81$, $p < .001$, 与研究 1b 进行 Z 检验发现相关系数无显著差异。也再次验证了研究 1 的结果。

2) 如何启动正念。

3.2.3 中研究工具与程序的正念启动方式与持续时间已进行增补(见 P13), 如下:

并分别在 Time 2 和 Time 3 之前对第一组、第二组被试通过正念练习音频进行连续 5 天的正念启动，每天的练习音频持续时间在 15~30 分钟，包括觉察呼吸、身体扫描、观呼吸与身体扫描、慈心冥想与正念伸展。

意见 2:

此外还有一些修改意见，具体见附件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的细心审查。

文中的一些批注与审阅意见我们已进行逐一修改。

(1) 关于被试费的问题，我们在每个实验中都会根据问卷与实验时长给予被试一定的被试费，研究 1a 与研究 1b 分别为 5 元/人，研究 2 是与安徽高校合作，我们采取的是在研究结束后，为参与饰演的班级进行公益的正念讲座与系列正念培训，研究 3 给予被试费用 8 元/人。

(2) 关于 3.3.5 社会善念的中介分析的数据：

答：感谢您的提醒，我们在中介分析中使用的是所有观测值(N = 240)，但在此处的分析方式考虑欠佳，也未交代清楚，我们重新进行思考与分析，并增补了相关说明，请您审阅。

考虑到以下原因：

①研究 2 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正念干预启动状态正念，以及探索是否能启动状态善念与智慧，并探究三者间的关系模型；

②研究 2 采用重复变换设计是为了验证正念干预效果的稳健性，且在 3.3.3 以及 3.3.4 部分利用差异检验对 A 组被试进行分析发现本研究中使用的 5 天正念干预确实只起到短暂的状态正念启动效果，即 Time 2 之前的正念干预无法延续到 Time 3，因此实际上，A 组 Time 3 数据与 B 组的 Time 2 数据同属于未进行实验干预的数据。

基于以上原因，为了明确正念干预效应，以及状态层面正念、社会善念与智慧间的关系，研究将自变量(正念干预)进行 0、1 编码，即 0 = 未干预，1 = 正念干预，以状态社会善念为中介变量，状态智慧为因变量进行分析。

③利用第二个时间点(Time)做基于自变量干预(实验处理)的中介效应，即将正念干预(0 = 控制组；1 = 实验组)作为自变量。

以上补充见原文 3.3.5(见 P20)，辛苦您审阅。

对所有观测值(N = 240)进行基于正念干预(实验处理)的中介效应分析。基于重复变换实验设计与差异检验结果，将 Time 1 的 A 组、B 组以及 Time 2 的 B 组、Time 3 的 A 组作为未经过实验处理组，其余为正念干预组。以此，将正念干预(0 = 未干预, N = 120; 1 = 干预, N = 120)为自变量，状态社会善念为中介变量，状态智慧为因变量。

(3) 4.1 研究目的对于中介变量操纵的具体陈述已补充(见 P21)，如下：

若研究 1 所验证的 H2 假设成立，即社会善念为中介变量，当中介变量被控制后，自变量(正念)对因变量(智慧)的正向效应将减弱，而当控制社会善念为较高水平时，个体的智慧水平将显著增强，且显著高于社会善念操纵为较低水平时的智慧水平。

(4) 人际反应指数分量表的相关信息已补充(见 P22)，如下：

采用人际反应指数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 IRI) 的观点采择分量表测量被试的观点采择 (戎幸 等, 2010)，共 6 个题项，要求被试进行 5 点 Likert 评分，从“1”~“5”代表被试在各种情况下的想法和感受进行“非常不符合”~“非常符合”的评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值分别 0.92

(5) 4.3.1 部分得分陈述增补(见 P22)：高社会善念组的量表得分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作者对一审意见进行了逐条认真的修改和回复。经过修改后，文章的逻辑链条更加通顺，核心目标得到聚焦解决，基本达到发表的要求。但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感谢审稿专家的肯定和更为细致的意见，我们虚心接受并对此进行了逐一修改与

回应。见文章绿色标记部分。

意见 1:

引文前两段关于 Z 世代和智慧教育，属于宏大的时代和教育背景，但本研究更聚焦是探索正念提升智慧的内部机制。如何从大的背景，落脚到小的机制上，还需要过渡说明一下。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为了能够从大的背景落到小的机制，引出本研究的聚焦点。我们在思考后对引言部分再次进行了调整与修改：第一段，提出时代背景；第二段，提出应对新时代教育方式为智慧教育；第三段，落脚小的机制，提出正念干预对智慧内在机制的提升，可助益智慧教育。见 P1-2。

意见 2:

1.1 中关于心理状态、特质层面，以及状态和情境又是什么关系？感觉还是没有特别清晰，可再斟酌一下这几个用语。同时，建议将意见 5 和 6 回应中的内容凝练后，补充在 1.1 的最后一段，让读者有更充分的理解。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此处我们在用语时未考虑周全，本意是想表达状态智慧用于解决具体的问题情境，进一步来说是问题解决的思维过程，能够动态体现智慧的问题解决能力特点。我们已对此处进行了修改，请您审阅 P2 最后一段（见 P2）。

关于“意见 5 和 6 回应中的内容凝练”，我们也在 1.1 最后一段其进行了凝练补充（见 P3）。

意见 3:

1.2.1 的逻辑问题值得再商榷一下。大逻辑线是：智慧需要道德促进，道德有大

善，有小善，研究聚焦小善，然后小善可成大善，在道德层面促进智慧。但在第三段，又加入了很多小善的道德实践与智慧教育的意义，有点偏离了“道德促进智慧”的主线逻辑，可适当进行删减调整，聚焦逻辑主线。

此外，小智慧和大智慧不是阐述重点，建议剔除。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此处我们删减了“道德实践”与“智慧教育”部分，避免偏离主题。另外，同时删减了“小智慧、大智慧”的内容，主要围绕“道德（社会善念）促进智慧”进行阐述（见 P4），请您审阅。

意见 4：

1.2.2 的修改和回应非常清楚。但有更进一步的问题建议再斟酌补充。例如，社会善念最早提出的视角更多是基于认知的，所以用 MAAS 探索正念与其的关系，结果不显著。但现在用 FFMQ 探索多维正念与社会善念相关显著，这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结论，而且从某种角度也反映了社会善念结构的复杂性。对于这项重复并推进的研究，也是本研究的意义之一，建议在后面可适当增补，同时也有必要解释讨论为何多维正念就与社会善念高度相关了呢？因为这是本研究的基石，没有这个结论，后面的研究就做不成。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肯定与建议。该建议对于提升本文的研究意义有者点睛之笔，我们将该部分内容补充在讨论部分 **5.2 第一段**，请您审阅。

意见 5：

1.3 的逻辑修改非常好，整个链条就更通顺了。建议可从链条的方向进行逻辑总结。例如，正念是去中心化，观点采择是他人视角，为别人决策是智慧，所以观点采择在中间有作用。而观点采择与社会善念相关，社会善念又串联正念和智慧，所以这

个链式就形成了。这种理论逻辑推演就更清楚了。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肯定与提醒，我们在 1.3 最后一段稍作了修改（见 P6），根据您所提出的“逻辑总结”进行了调试，将逻辑推演在与最后一段进行融合与凝练，辛苦您审阅。

意见 6：

此外还有一些行文细节问题。例如，研究 1 和 2 中的“特质层面社会善念”和“状态层面社会善念”，建议改为“特质社会善念”和“状态社会善念”，在 1.2.1 中也有所提及。

研究 3 标题改为“观点采择和社会善念在正念和智慧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与研究 1 和 2 风格统一。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对研究 1、2 相应部分做了修改，分别见 P7、P12；研究 3 的标题也已修改，见 P21。

意见 7：

3.3.3 的正念启动效应部分，是实验的关键，也研究的基础。但占的篇幅过长，可适当再做删减。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此处可能因为采用了两种方式进行正念启动效应检验，篇幅较多，同时也正是实验的关键。在您的建议下，我们适当做了删减，将 HLM 的详细信息放在附录，便于读者查阅，见 P16-17 及附录 1。

意见 8：

7 结论中的“支持假设 X”可删除。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细心审阅，此处已删除（见 P29-30）。

审稿人 2 意见：

1a 和 1b 相关数据的差异未见讨论，建议讨论中加上。其他无问题。

回应：

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相关数据的差异可能更倾向于一定的研究局限，因此我们将其纳入“6 局限与展望部分”进行了讨论，[见 P29](#)，辛苦您审阅。

第三轮

编委意见：同意发表

主编意见：

正念是否影响智慧，如何影响智慧，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经过两轮的修改和完善，论文质量改善明显。但是，由于问题比较多，作者回复多，导致论文篇幅过长，此外，论文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完善。同意完善后发表。

感谢主编的建议，我们对此进行了逐一修改完善，请您审阅。

需要继续完善的细节：

意见 1：

研究 1b 中，社会善念也正向预测智慧， $\beta = 0.80, p < 0.001$ ，模型的调整 $R^2 = 0.64$ ， $\Delta R^2 = 0.63, F(1, 411) = 720.42, p < 0.001$ ，结果支持假设 H2。这意味着这两个变量几乎等值，是否查看检查下数据？

回应：

感谢主编提醒，我们仔细检查数据并再次进行分析，现订正为 $\beta = 0.47, p < 0.001$ ，模型的调整 $R^2 = 0.64, \Delta R^2 = 0.63, F(1, 415) = 182.83, p < 0.001$ 。此外，我们也检查了其
其他部分数据，并将其余个别有誉写有误的进行了更正，总体结果无变化。[见 P8](#)

感谢您提出这些细节错误，请您审阅。

意见 2:

表 2 中，五维度正念的数据中，发现有两个维度和总分的相关过低，正念 FFMQ (five facet mindfulness questionnaire) 和观察为 0.18，和不反应为 0.11，是否很异常？意味着此两个维度与正念关联度很低。此外，用克伦巴赫总量表系数代表问卷质量还是比较勉强。建议不呈现子维度数据？

回应:

感谢主编的细心审阅。

(1) 关于相关系数部分：此处我们在撰写与分析时也有注意到，并检查了 FFMQ 英文原文，虽原文中未报告子维度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但子维度间也存在低相关但显著的情况($r=0.15\sim0.34$)(Baer et al., 2006)。尤其是观察维度在原文的 CFA 模型中结果也并不是十分理想。可能因为：

①当前的“观察”条目并不能充分陈述注意或关注当下意识经验的正念特征(Baer et al., 2006)；

②“观察”或许仅对具有冥想经验的个体比较敏感，而研究 1 和 3 主要被试群体为没有冥想经验群体(Baer et al., 2006)。

③同时，关于“不反应”维度，虽然常常作为正念因素提及，但研究者认为其可能更多的属于正念练习的结果(Bishop et al., 2004; Brown & Ryan, 2004)。

④此外，正如您问题四所述，这两个维度其中也涉及一些反向题目，或许也是一种重要的影响因素。

Baer, R. A., Smith, G. T., Hopkins, J., Krietemeyer, J., & Toney, L. (2006). Using Self-Report Assessment Methods to Explore Facets of Mindfulness. *Assessment*, 13(1), 27-45.

Bishop, S. R., Lau, M., Shapiro, S., Carlson, L., Anderson, N. C., Carmody, J., et al. (2004). Mindfulness: A proposed operational definition. *Clinical Psychology: Science and Practice*, 11,

230-241.

Brown, K. W., & Ryan, R. M. (2004). Perils and promise in defining and measuring mindfulness: Observations from experience. *Clinical Psychology: Science and Practice, 11*, 242-248.

(2) 关于克隆巴赫量表系数：我们在此处增加了分量表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已补充问卷质量的阐述。见 P7、10、17

(3) 在您的建议下，我们删除了子维度的相关数据，以及其他一些不必要的子维度数据，以便缩小篇幅，更简洁明了说明问题。见 P8、11、12、14、15

意见 3:

研究 3 是否要像研究 2 一样启动所谓的社会善念？既然都是从特质角度进行的研究，社会善念的启动，到底有何实质性的价值？建议删除。

回应:

感谢主编的审阅，并针对我们的研究提出问题以促使进一步完善。此处可能因行文不当，造成了您的误解。我们将从以下几点进行解释：

①文章的研究 1（横断自评问卷）、2（正念状态启动）分别为特质、状态层面的研究。

②研究 2 的正念干预，也为正念正向影响社会善念与智慧提供了因果证据。

③研究 3 虽属于特质层面，但其研究目的有二：一是为了验证社会善念对智慧的关系，同时进一步为社会善念的中介作用提供更有利的证据，便参考了 2021 年贵刊题为《君子不忧不惧——君子人格与心理健康：自我控制与真实性的链式中介》一文的研究方法，对中介变量（社会善念）也进行了操纵，以此对“正念-社会善念-智慧”中介模型稳健性进行检验；二是在研究 1、2 中发现新的潜在机制——观点采择，对其进行探索分析。

为了更清晰陈述，我们对研究 3 的研究目的(P16)进行了完善，除此以外在结果陈

述部分也进行了更改，主要呈现：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社会善念操纵效应、中介分析三部分(P17-18)，与研究 1、2 的结果报告保持一致，文章结构也更为整齐，清楚展现主要研究结果。辛苦您审阅，若仍有不完善之处希望您不吝指出。

意见 4:

MAAS 问卷的表达主要是反向陈述，而五维度的正念测试主要是正面陈述。根据过去的研究经验，中国人不善于回答反面表达，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单维度正念和多维度正念测试，差异结果大，并非说明是两个事物的本质差异，可能是定义的差异。综合考虑，为了简单说明问题，建议删除研究 1a。

回应:

感谢主编的建议，我们已将研究 1a 删除，仅呈现 FFMQ 部分的研究。见 P7-8，请您审阅。

意见 5:

论文的篇幅过大了。有些子维度的数据建议删除。其中多方思考($t(78) = -2.47, p = 0.016$)、仁爱($t(78) = -5.74, p < 0.001$)、与洞察力($t(78) = -2.03, p = 0.045$) 均在本阶段得到了显著改善；相比较 Time 2，B 组在 Time 3(进行正念启动后)阶段的社会善念 ($t(78) = -2.42, p = 0.018$) 与智慧思维($t(78) = -5.46, p = 0.021$) 均有显著提升，其中多方思考($t(78) = -8.23, p < 0.001$)、仁爱($t(78) = -3.18, p = 0.002$)、与洞察力($t(78) = -6.67, p < 0.001$) 均得到了显著改善。然而，A 组在 Time 3 的社会善念($t(78) = 2.29, p = 0.025$)、智慧思维(仁慈、洞察力)($t(78) = 2.68, p = 0.009$) 趋于下降。

回应:

感谢主编的建议，我们已将此部分的子维度数据删除，见 P14-15，辛苦您审阅。

意见 6:

错别字。在 Time 1 对两组(A 组和 B 组)被试均进行第一次前测？, 包括状态正念、状态社会善念、状态智慧与问题解决。

回应:

感谢主编细心审阅, 我们已将错别字修改, 并检查了其他部分。

意见 7:

有些测量工具不仅仅报告计分量尺, 还要报告样题, 需要补充。

回应:

辛苦主编提醒, 我们在研究工具处已进行补充, 见 P7、10、17。辛苦您审阅。